

隨軍受降記因緣

翁一夢

對安藤大將的印象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抗戰勝利，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九月我隨陸軍第七十軍來台接受日軍投降，任陳孔達軍長的祕書兼翻譯官，那時原任日本台灣總督安藤利吉大將改任日本官兵善後連絡部部長，辦理日軍投降繳械移交事宜，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兼任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陸軍第七十軍陳孔達軍長兼任副總司令，陳軍長指示，凡有關我方指示日方的訓令，都應由我親送至總督官舍（現南昌街與福州街口角陸軍聯誼社）面交安藤利吉親收，每次會見安藤，對我迎送，執禮甚恭，每談到蔣委員長，安藤必肅立致敬，表現無限崇拜之忱。安藤是日本仙台人氏，時年已七十一歲，他的面部以及身上皮膚呈現老人斑紋甚多，安藤辦理移交事宜，整整有條，奉命唯謹，與我方合作極為良好，表現亦極忠誠。深得我方嘉許。惟安藤曾任日軍南方司令部，我政府接到美國政府來文，指稱安藤曾在南洋一帶，虐待戰俘。英美兩國特將其列為戰犯，民國三十五年一、二月間台灣保安司令部處長林秀纔少將奉令緝拿安藤，押解送往上海受審，安藤登機前藏氰化鉀於軍服內，在機中服毒身亡，余與安藤因接收交往頗為熟識，聽到他在機上死亡的消息，深感感然。

我與安藤因公往來談判中，有一件感人的事

；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某日，有日本軍車三輛裝載軍用物資由中壢行駛至台北松山倉庫，交由國軍接收處理，軍車行駛經過桃園途中，有七十軍的一個李姓士兵，在顛簸的道路上學騎腳踏車，從後方斜衝碰上軍車後輪跌倒，不幸被車輛輾到頭部不治身亡，七十軍的官兵弟兄們聞訊起哄，大嘩，大家認為抗戰八年中，被日軍屠殺中國軍民千餘萬人，如今抗戰勝利，日軍投降，勝利接收竟又遇難，是可忍，熟不可忍，於是將押運軍車之尾崎中佐，一大尉，一少尉扣押，擬呈請層層核准後槍決，並函知日本官兵善後聯絡部部長安藤利吉知照，事發後第三日，適余因公晤見安藤，安藤很誠懇坦率的將該一事件處理意見向我說：「中國士兵不在平坦的馬路上學騎腳踏車，常常在顛簸不平的道路上騎車者甚多，日軍軍車遇到此種情形，都特別緩慢行駛，以免發生不幸車禍，我（安藤自稱）也曾告誡部屬，訓令軍車駕駛人員務必注意，桃園地區的車禍經派人現場調查，係李姓士兵騎車在同方向自後側碰上軍車，實在防不勝防。但是日軍發動侵華戰事，鑄成大錯，早已罪大惡極，日軍已無條件投降，降將降兵，以戴罪之身，又犯錯誤，雖然錯誤不大，並且錯誤不全是日軍軍車駕駛，但接受制裁是絕對應該的，不過尾崎中佐，目前正担任辦理移交

的重要工作，請轉請台灣警備總司令官暫緩執行處決，等到尾崎將應辦事項移交物件辦理告一段落後，即令其到案就戮。」

安藤利吉和我談話時，態度極為誠懇，我返回軍部後，立將實際情形面報陳孔達軍長，請陳軍長派員澈查真象，陳軍長當即下令參謀人員親往現場調查並傳問有關人員，最後據報尾崎中佐並無重大錯誤。於是下令釋放尾崎，尾崎獲釋後，深感我軍方處事公正公平，而因車禍喪生之李姓士兵，究屬不幸，於是自動獻出舊台幣貳萬元作為李姓士兵家屬慰問金，此事即告一段落。其後安藤利吉曾向我當面再三表示感激感謝之意，我說：「這是我們對最高領袖蔣委員長以德報怨偉大召示的奉行之一例。」

與田中小姐的姻緣

尾崎獲釋後，繼續辦理移交軍械及物資事宜，誠懇恭順，表現極為良好，他並堅以德製照相機一架贈送我，以感謝我的救命之恩，我固辭不受，我對他說：「這是我應該作的事情，是非務必要弄明白，公正公平守法是我們軍人應該遵守奉行的要件，不應該接受任何人的酬謝。」

事後，尾崎一再懇切邀請我到同安街他的家中去便酌，我再三辭謝，尾崎再三懇邀，最後應約前往，在餐會中，認識了田中卯三先生以及田

中夫人市代女士的第五女公子田中伊津小姐，伊津端莊秀麗，活潑可人，聽說我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立表敬慕之意，並說：「我（伊津自稱）年事雖輕但對日本軍閥的行爲極端憤恨，尤其侵略中國，殺戮中國同胞，罪大惡極，今後我



本文作者翁（夢）（中右）與夫人翁宋懿枝（中左）及四位公子合影。後立者為大公子現任國立中興大學園藝系副教授翁慎微。

將勸說我的家人親戚朋友，敬愛中國，感謝蔣介石元帥以德報怨的偉大召示，感謝蔣大元帥的大恩大德。」

我聽到伊津小姐的一番談話，十分驚奇，看她廿多歲的年紀，怎麼會說出這一番感人肺腑的言論。我急忙探問伊津小姐的家世，才知道她的父親母親都是農業專家，和安藤利吉是親戚，曾經在新店經營農場，四十年前的新店，一片荒野，極少居民，僅有農場佃戶五十多家築屋居住，現時寶島台灣生長的釋迦頭水果，便是伊津小姐的父親當年自美國帶來移植成功的水果。

我和伊津小姐相識後，常常和她約會，每次見面，她的談話都吐屬不凡，表現大家閨秀高貴的氣質，尤其對於中國文化的偉大，中國先賢學說的博大精深，十分崇佩。她說：「父親常常告訴我，老一輩的日本人，尤其日本軍閥太對不起中國，你們年輕人要好好的誠懇懇懇的做好中日親善的基礎，亞洲人平等互助的團結起來，亞洲的青年人更應該團結起來」。

我和伊津小姐經過半年的交往，相知甚深，微得雙方家長同意，結為夫婦，伊津改名為翁宋懿枝。婚後懿枝治理家事，勤勞節儉，表現東方典型的婦女美德，先後孕育四個男孩，訓導子弟，慈愛祥和。我以一中級公務員，收入微薄，端賴懿枝持家教子，四子學業有成，懿枝之力為多。

中共擴大叛變，大陸淪陷，日本政客田中與共偃勾搭，對我中華民國極不友好，懿枝悉悉極為憤怒，每次和日本親友通訊，每次會見日本來

台友人，必嚴詞譴責田中政府背叛中華民國，討好中共行爲之可恥，並勸勉日本同胞勿忘蔣公介石對日本之大恩大德，義正詞嚴，聽者莫不感動佩服。

懿枝於民國六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因子宮癌在台北市中山北路徐千田婦產科醫院動手術，不幸癌細胞已擴散，無法根治，住院診治期中，醫藥費用昂貴，醫師護士見我家生活清貧，付款繳費顯現出困難情狀，不但不表同情，而且態度惡劣，不屑一顧，伊津深感醫院醫師醫德之差，又見我為醫藥費張羅困苦景況，深感痛心疾首，乃堅決表示，既患絕症，惟一辦法，祇有回家休養，聽天由命，不要再看醫生的臉色，不要再為昂貴的醫藥費用苦惱。懿枝自願忍受病痛之苦為家庭經濟生計着想，不願多花費醫藥費用，子媳輩聞之爲之感泣，懿枝服膺中華傳統倫理道德，爲東方典型之賢妻良母，子媳受其教導，均能克盡孝道，諸兒輪值侍疾，半年如一日，不眠不休，六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晚彌留前三小時，四子慎言一直擁抱母親，吐出最後一口氣，忍着病痛含笑逝世於吾子懷中。

懿枝雖在病痛中，她的許多親友往來日本與台灣之間，多數均為當年由台遣返之日僑，來台見到她，必談到先總統蔣公寬大為懷以德報怨之仁政，永在日人之懷念中。歲月匆匆，懿枝逝世已一年有半。懿枝賢妻：您安息吧！我們的子媳均崇尚倫理孝道，各有成就，炎黃子孫的血脈中，亦流有您的一份，吾當盡力督教子媳，努力為國家社會服務，犧牲奉獻，以慰您在天之靈。